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七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祕 祕弟沖 沖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謙弟脩 徐寧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

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别先是

庾亮每屬彝覔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内

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栢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彛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彛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彛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别帥於蕪湖破之彛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彛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彛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

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叅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

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名為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黄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没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

容屈壓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恭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甍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瑤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瑤引軍

退須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與翳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翳遣督護桓羆與序等游軍沔漢為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翳諮謀邊事翳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兖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翳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叅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儁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渭濵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虚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賛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涖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退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谿以新野大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

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謐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謐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謐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荆州於獵圍

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
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
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為苻健所圍垂没石虔
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
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
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
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尅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
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

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
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
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
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㴩水屯管城
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
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
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
樊城逐堅兖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沖卒石虔

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虎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閶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振字道全少果鋭而無行玄為荆州以振為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横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

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宫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

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涢城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
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
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為簡文帝所重豁為
荆州請為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
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
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
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

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恠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立之纂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叅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荊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

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内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為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

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
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師而丁零翟遼復侵
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
幷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
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
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
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

玄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黄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為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

石康偏為玄所親愛玄為荆州以為振威將軍累遷荆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袛字穉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袐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内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

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㨟溫氣絶先遣力士拘録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

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眄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立簒以為醴陵王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

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

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甍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温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已決冲既莅事上疏以為生

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溫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觧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郄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陽尹

王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藴為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絶屢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

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輙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容逼寇讐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谿恭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闚闇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

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
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
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
義旨覽省未周以慼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
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
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恭令
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
豁卒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

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

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閫外輙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叅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荆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

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詰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

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為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户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

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彊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没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

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名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
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
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
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
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
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虚愛士嘗
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
謂曰衣不經新何縁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

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郄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羡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

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諡曰靖子肖嗣

肖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

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陜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勳用悽于懷其孫肩宜見矜宥以奬為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驟等謀反陰欲立肩為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内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為諮議叅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陜西謙父冲有遺惠於荆楚懼

人情向背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謙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愞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

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譙共順流東下興請譙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謂簒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譙於龍格使人守之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歴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内外崩駭脩進説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内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

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為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為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

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彞稱有人倫鑒識彞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彞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彞大賞之結交而别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彞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醨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懔然於往策季路絶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喈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邈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邈巡於内輔豁陵厲於上游虔

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筭而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夭名與雲興虔豁重世冲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為羣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晉書卷七十四

晋書卷七十四考證

桓嗣傳故太尉冲昔藩陝西○臣宗萬按本傳冲為荆州刺史而謂為陝西者東晉時以荆州為陝西故也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七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綏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之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閤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甞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

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絶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别也於是當蟻封内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

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

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
藍田縣侯避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
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
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
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
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
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
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

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寛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懐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

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嗣

述字懐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

静毎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

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

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

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毎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毎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
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
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
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
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
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
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

彊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覦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

亂此既然矣歴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爾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内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兾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

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但

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駡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

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戔書
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
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
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
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
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
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
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

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郄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絶倫郄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

韔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

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猶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

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徳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騶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徳也羣方所資而

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

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
為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
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
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
誕竒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
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
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
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

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
屬非至親自為踈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
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
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
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
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
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
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

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誡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處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謌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

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甞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

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

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

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

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為吳郡内史愉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為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為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内史玄簒位以為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壻父子寵貴又嘗

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為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郎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

寶勇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

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盬醆樂罷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寳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寳懼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内省面責國寳以劒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寳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寳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寳爲

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内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肩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肩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肩肩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觧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

國寳貨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寳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寗與張玄相遇寗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寗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寗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

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賔主太元中出爲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甞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甞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

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怳乘醉弔之婦父慟哭怳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彦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

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為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祖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

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為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為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

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為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嵡　子𢡟　羡

荀嵡字景猷頴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嵡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齓時族曾祖顗見而竒之以為必興頵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

侃弟輿曰近見荀監子清虚明理當不及父徳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國叅軍倫簒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絶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

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曽從兄偽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

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𢖍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絶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

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閤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顔尹之徒章句傳

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
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
沒而微言絶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
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
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
今為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
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顧斯道隆於百
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

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凖古計今猶未能
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
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
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
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
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

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竒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

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為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

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
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
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
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
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紘甚厚欲以為司空
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
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為猛獸所食免職後
拜金紫光祿大夫録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嵩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嵩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嵩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禄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歴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

危朝士為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

布五千匹有二子翹羨翹嗣

翹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翹有儀操風望雅為簡文帝所重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翹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内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

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隂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為祭軍穆帝又以為撫軍祭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

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内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叅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陽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

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進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遂蕭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

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虚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為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别駕汪為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

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産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

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邉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令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户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

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鋭以為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寮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為長史桓溫代翼為荆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名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温
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温
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
直後至姑孰見温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
詣己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
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趣時致損乃曰
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
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
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
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淪翳濠
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
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
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
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

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

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舋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亹之後始觧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

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

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别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

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户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

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為郡不滿千户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䘏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守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
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
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
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户既力入私門復
資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
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
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
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

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簡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

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

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建立顧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

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

篋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觧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

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

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闗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

也成帝從之亞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啟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為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黄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禄勲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

清遠有標竒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
雖簞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
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
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
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
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
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
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

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

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為荆州惔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尅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衆以

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為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恢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恢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

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

旨以為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

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

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寘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情之累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文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

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内也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璯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虚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勲懋績有闕於旂

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
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
縻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
華綸閤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
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于時疆埸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徽覆
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
豎之餘威纁楄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

房亦猶犬彘䏶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嵇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己㤗汪則風飈直亮抗高
節於將頹揚搉而言俱為雅士劉韓儁爽標置軼羣勝
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絶於終古矣
贊曰處沖絶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蔀其家荀范令望金

欝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蔵雞青史

晉書卷七十五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綏傳少有羙稱厚自矜邁○邁一本作遇

袁悦之傳上齋戰國策○上一本作止

韓伯傳其於遺情之累緣有弊而用○各本脫情字累字今從本集增正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